

今夫螿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疏犛牛猶犛牛也出西南夷其形甚大山中遠望如天際之雲藪澤之中逍遙養性跳梁投鼠不及野狸亦猶莊子之言不狎

流俗可以理國治身且長且久者也

令子有大樹患其无用何不樹之於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疏无何有猶无有也莫无也謂寬曠无人之處不問何物悉皆无有故曰无何有之鄉也

彷徨乎无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

疏彷徨縱任之名逍遙自得之稱亦是異言一致互有文耳不材之木枝葉茂盛婆娑陰映蔽日來風故行李經過徘徊憩息

徒倚顧步寢臥其下亦猶莊子之言无為虛淡可以逍遙適性陰庇蒼生也

不天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注夫小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遙也

疏擁腫不材拳曲无取匠人不顧斤斧无加夭折之災何從而至故得終其天年盡其生理无用之用何所困苦哉亦猶莊子之言乘俗會道可以攝術可以全真既不夭枉於世塗詎肯困苦於生分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一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

福二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 玄英 疏

內篇齊物論第二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物與不皆然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

注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歡而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

疏楚昭王之庶弟楚莊王之司馬字子綦古人淳質多以居處為號居於南郭故號南郭亦猶市南宜僚東郭順子之類其人

懷道抱德虛心忘淡故莊子羨其清高而託為論首隱德也嗒歎也嗒焉解釋貌耦匹也為身與神為匹物與我耦也子綦憑

几坐忘凝神性遐想仰天而歎妙悟自然離形去智嗒焉隨體身心俱遺物我兼忘故若喪其匹耦也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注死矣搞本取其寂寞无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枯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无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二也

疏姓顏名偃字子游居安處也方欲請益故起而立侍如何安處神識凝寂頓異從來遂使形將槁木而不殊心與死灰而无別必有妙術請示所由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注子游常見隱几者而未有若子綦也

疏子游昔見坐忘未盡玄妙今達隱几實異曩時怪其寂泊无情故發驚疑之旨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注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疏而由汝也喪由忘也許其所問故言不亦善乎而子綦境智兩忘物我雙絕子游不悟而以驚疑故示隱几之能汝頗知不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注籟蕭也夫蕭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无所錯其間矣況之風物

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疏人籟蕭也長一尺二寸十六管象鳳翅

舜作也夫籟管參差所受各足況之風物咸稟自然故寄此二賢以明三籟之義釋在下文

子游曰敢問其芳

疏方道術也雖聞其名未解其義故請三籟其術如何

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注大塊者无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爲名疏大塊者造物之名亦自然之稱也言自然之理通生萬物不知所以然而然大塊之中噫而出氣仍名此氣而爲風也

是唯无作則萬竅怒号

注言風唯无作則萬竅皆怒動而爲聲也

疏是者指此風也作起也言此大風唯當不起若其動作則萬殊之穴皆鼓怒号叫也

而獨不聞之琴琴乎

注長風之聲

山林之畏佳

注大風之所扇動也

疏琴琴長風之聲畏佳扇動之貌而琴琴清吹擊蕩山林遂使樹木枝条畏佳扇動

世皆共觀汝獨不聞之耶下文云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

注此略舉衆竅之所似疏竅穴樹孔也枅柱頭木也今之斗楮是也圈畜獸圍也木既百圍穴亦奇衆故或似人之口鼻或似獸之圍圈或似人之耳

孔或似舍之枅楮或注曲而擁腫或汚下

而不平形勢无窮略陳此八事亦由世間

萬物種類不同或醜或妍蓋稟之造化

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謔者突者咬者

注此略舉異竅之聲殊

疏激者如水湍激聲也謫者如箭鏃頭孔

聲叱者咄聲也吸者如呼吸聲也叫者如

叫呼聲也謔者突聲也突者深也若深谷

然咬者哀切聲也略舉樹穴即有八種風

吹木竅還作八聲亦由人稟分不同種種

差異率性而動莫不均齊假令小大天壽

未足以相傾

前昔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

大和

注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

不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

疏冷小風也飄大風也于喁皆是風吹樹

動前後相隨之聲也故冷清風和聲即小

暴疾飄風和聲即大各稱所受曾无勝劣

以况萬物稟氣自然

厲風濟則眾竅為虛

注濟止也烈風作則眾竅實及其止則眾

竅虛虛實雖異其於各得則同

疏厲大也列也濟止也言大風止則眾竅

虛及其動則眾竅實虛實雖異各得則同

耳况四序盈虛二儀生殺既无心於亭毒

豈有意於度劉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注調調刁刁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

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得齊一

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

疏而汝也調調刁刁動搖之貌也言物形

既異動亦不同雖有調刁之殊而終无是

非之異况盈虛聚散生死窮通物理自然

不待不爾豈有是非臧否於其間哉

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

敢問天籟

疏地籟則眾穴之徒人籟則蕭管之類並

皆眼見此則可知唯天籟深玄卒難頓悟

敢陳庸昧請決所疑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

注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

即眾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

成一天耳无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

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而

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

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則

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也故以天言之以

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

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己也夫天且不

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

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

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

疏夫天者萬物之總名自然之別稱蒼蒼

蒼之謂哉故夫天籟者豈別有一物邪即

比竹眾竅接乎有生之類是爾尋夫生生

者誰乎蓋无物也故外不待乎物內不資

乎我塊然而生獨化者也是以郭注云自

己而然則謂之天然故以天然言之者所

以明其自然也而言吹萬不同且風唯一

體竅乃萬珠雖復大小不同而各稱所受

咸率自知豈藉他哉此天籟也故知春生夏長自視耳聽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皆不知其所以悉莫辨其所然使其自己當分各足率性而動不由心智所謂亭之毒之此天籟之大意者也

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注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

明天籟也

疏自取由自得也言風竅不同形聲乃異至於各自取足未始不齊而怒動為聲誰使之然也欲明群生糾紛萬象參差分內自取未嘗不足或飛或走誰取其然故知鼓之怒之莫知其宰此則重明天籟之義者也

大知闕閑小知間間

注此蓋知之不同

疏閑閑寬裕也間間分別也夫智惠寬大之人率性虛淡无是无非小智狹劣之人性靈褊促有取有捨故間隔而分別无是无非故閑暇而寬裕也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注此蓋言語之異

疏炎炎猛烈也詹詹詞費也夫詮理大言由如猛火炎燎原野清蕩无遺儒墨小言滯於競辯徒有詞費无益教方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注此蓋寤寐之異

疏凡鄙之人心靈馳躁耽滯前境无得暫停故其夢寐也魂神妄緣而交接其覺悟也則形質開朗而取染也

與接為構日以心關縵者密者

注此蓋交接之異

疏構合也密深也今穴地藏穀是也密隱也交接世事構合根塵妄心既重渴日不足故惜彼寸陰心與日關也其運心逐境

情性萬殊略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注此蓋恐悸之異

疏惴惴怵惕也縵縵沮喪也夫境有違從而心恒憂慮其不遂恐懼交懷是以小

恐惴惴而怵惕大恐寬暇而沮喪也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疏機弩牙也括箭括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括役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无他謂也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注此蓋動止之異

疏詛祝也盟誓也言役意是非由如祝詛留心取境不異誓盟堅守確乎情在勝物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

注其衰殺日消有如此者

疏夫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質遷驟如交臂愚惑之類豈能覺邪唯爭虛妄是非詎知日新消毀人之衰老其狀例然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

注其溺而遂往有如此者

疏滯溺於境其來已久所為之事背道乘真欲使復命還原无由可致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注其厭沒於欲老而愈洩有如此者

疏厭沒溺也顛倒之流厭沒於欲感情堅固有類絨繩豈唯壯年縱恣抑乃老而愈

澆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注其利惡輕禍陰結遂志有如此者

疏莫无也陽生也耽滯之心鄰乎死地欲使反於生道无由得之

喜怒哀樂歎變熱姚佚啓態

注此蓋性情之異者

疏凡品愚迷則執違順順則喜樂違則哀

怒然哀樂則重喜怒則輕故喜則心生懼

悅樂則形於舞抃怒則當時曠恨哀則舉

體悲號慮則所度未來歎則咨嗟已往變

則改易舊事熱則屈伏不伸姚則輕浮躁

動佚則奢華縱放啓則開張情欲態則嬌

淫妖治衆生心識變轉无窮略而言之有

此十二審而察之物情斯見矣

樂出虛蒸成菌

注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无方自此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各

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其然彌同也

疏夫簫管內虛故能出於雅樂濕暑氣蒸

故能生成朝菌亦猶二儀萬物虛假不真

從无生有例如菌樂浮幻若是喜怒何施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注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夫天地萬物變

化日新興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

耳

疏日晝月夜輪轉循環更相遞代互為前

後推求根緒莫知其狀者也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注言其自生

疏已止也推求日夜前後難知起心虛度

不如止息又重推旦暮覆察昏明亦莫測

其所由固不知其端緒欲明世間萬法虛

妄不真推求生死即體皆寂故老經云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理由若此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

注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

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

疏彼自然也取稟受也若非自然誰能生

我若无有我誰稟自然乎然我則自然自

然則我其理非遠故曰是亦近矣

而不知其所為使

注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為使也故任

之而理自至矣

疏言我稟受自然其理已具足行手捉耳

聽目視功能御用各有司存亭之毒之非

相為使无勞措意直置之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注萬物萬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

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

皆自然无使物然也

疏夫肢體不同而御用各異似有真性竟

无宰主朕迹攸肇從何而有

可行已信

注今夫行者信已可得行也

疏信已而用可意而行天機自張率性而

動自濟自足豈假物哉

而不見其形

注不見所以得行之形

疏物皆信已而行不見信可行之貌者也

有情而无形

注情當其物故形不別見也

疏有可行之情智无信已之形質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

注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也

疏百骸百骨節也九竅謂眼耳鼻舌口及

下二漏也六藏六腑也謂大腸小腸膀胱

三焦也藏謂五臟肝心脾肺腎也賅備也

言體骨在外藏腑在內竅通內外備此三

事以成一身故言存

吾誰與為親

注直自存耳

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

注皆悅之則是所私也有私則不能賅而

存矣故不悅而自存不為而自生也

疏言夫六根九竅俱是一身豈有親疎私

存愛悅若有心愛悅便是有私身而私之

理在不可莫不任置自有司存於身既然

在物亦爾

如是皆有為臣妾乎

注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

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

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

然豈直人之所為哉

疏臣妾者士女之賤職也且人之一身亦

有君臣之別至如見色則目為君而耳為

臣行步則足為君手為臣也斯乃出自天

理豈人之所為乎非關係意親疎故為君

臣也郭注云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

者為臣治國治身內外无異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注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為不足以相

治也相治者若手足耳目四肢百體各有

所司而更相御用也

疏夫臣妾御用各有職司知手執脚行當

分自足豈為手之不足而脚為行乎蓋天

幾自張無心相為而治理之也舉比手足

諸事可知也

其遠相為君臣乎

注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

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

下豈有遠哉雖无錯於當而必自當也

疏夫首自在上足自居下目能視色耳能

聽聲而用捨有時故有貴賤豈措情於上

下而遠代為君臣乎但任置无心而必自

當也

其有真君存焉

注任之而自爾則非偽也

疏直置忘懷无勞措意此即真君妙道存

乎其中矣又解真君即前之真宰也言取

捨之心青黃等色本无自性緣合而成不

自不他非无非有故假設疑問以明无有

真君也

真君也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注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卑隸猶不

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

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

人忘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

疏夫心境相感欲染斯興是以求得稱情

即謂之為益如其不得即謂之為損斯言

凡情迷執有得喪以櫻心道智觀之無損

益於其真性者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注言性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終而愚

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

疏夫稟受形性各有度量不可改愚以為

智安得易醜以為妍是故形性一成終不

中途亡失適可守其分內待盡天年矣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

亦悲乎

注祥品云云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

其所行莫能自反此皆衆人之所悲者亦

可悲矣而衆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然故

也物各性然又何物足悲哉

疏刃逆也靡順也祥品云云銳情逐境境

既有逆有順心便執是執非行有終年速

如馳驟唯知貪境曾无止息格量物理深

可悲傷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注夫物情無極知足者鮮故得止不止復

逐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死而後已

故其成功者無時可見也

疏夫物浮競知足者稀故得此不休復逐

於彼所以終身疲役沒命貪殘持影繫風

功成何日

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注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至于疲困蕭

然不知所以好此之歸趣云何也

疏蕭然疲頓貌也而所好情篤勞役心靈

形塊既弊蕭然困苦直以信心好此貪競

責其意謂亦不知所歸愚癡之甚深可哀

歎

人謂之不死奚益

注言其實與死同

疏奚何也耽滯如斯困而巳有損行業

無益神氣可謂雖生之日猶死之年也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注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比於凡人所

哀則此真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為

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

疏然由知此也念念遷移新新流謝其化

而為老心識隨而昏昧形神俱變故謂與

之然世之悲哀莫此甚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

不芒者乎

注凡此上事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曰

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

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

於生不由知則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

不芒也

疏芒昧闇也言凡人在生芒昧如是舉世

皆感豈有一人不昧者而莊子體道真人

智用明達俯同塵俗故云而我獨芒郭注

稍乖今不依用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

注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

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

有師故付之而自當

疏夫域情滯著執一家之偏見者謂之成心夫隨順封執之心師之以為準的世皆如此故誰獨無師乎

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注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

疏愚惑之類堅執是非何必知他理長代已之短唯欲斥他為短自取為長如此之人處處皆有愚癡之輩先豫其中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注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明夫是非者群品之所不能无故至人兩順之

疏吳越路遙必須積旬方達今朝發途昨日何由至哉欲明是非彼我自妄心言心必也未生是非從何而有故先分別而後是非先造途而後至越是以无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

知吾獨且奈何哉

注理无是非而或者以為有此以无有為有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

疏夏禹字文命鯀子啓父也謚法泉源流

通曰禹又云受禪成功曰禹理无是非而惑者為有此用无有為有也迷執日久惑心已成雖有大禹神人亦不令其解悟莊

生深懷慈悲獨奈之何故付之之自若不强知之者也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

注各有所說故異於吹

疏夫名言之與風吹皆是聲法而言者必有詮辨故曰有言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注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疏雖有此言異於風吹而咸言我是僉曰彼非既彼我情偏故獨未定者也

果有言邪

注以為有言邪然未足以有所定

其未嘗有言邪

注以為无言邪則據已已有言

疏果決定也此以為是彼以為非此以為非而彼以為是既而是非不定言何所詮

故不足稱定有言也然彼此偏見各執是非據已所言故不可以為无言也

其以為異於穀音亦有辨乎其无辨乎

注夫言與穀音其致一也有辨无辨誠未可定也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

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

疏辨別也鳥子欲出卵中而鳴謂之穀音也言亦帶穀曰穀夫彼此偏執不定是非亦何異穀鳥之音有聲無辨故將言說異於穀音者恐未足以為別者也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

疏惡乎謂於何也虛通至道非真非偽於何逃匿而真偽生焉

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注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之

名紛然而起

疏至教至言非非非是於何隱蔽有是有非者哉

道惡乎往而不存

注皆存

疏存在也陶鑄生靈周行不殆道无不偏于何不在乎所以存偽在真而非真非偽也

言惡乎存而不可

注皆可

疏玄道真言隨物生殺何往不可而言隱邪故可是可非而非非非是者也

道隱於小成

疏小成者謂仁義五德小道而有所成得者謂之小成也世薄時澆唯行仁義不能行於大道故言道隱於小成而道不可隱也故老君云大道廢有仁義

言隱於榮華

注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

小成而滅於大全也

疏榮華者謂浮辯辭華美之言也只為滯於華辯所以蔽隱至言所以老君經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故有儒墨之是非

疏昔有鄭人名緩學於求氏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為儒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行仁義之道辯尊卑之位故謂之儒也緩弟名程緩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尚道也尚賢崇禮儉以兼愛摩頂至踵以救蒼生此謂之墨也而緩程二人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感激而死然彼我是非其來久矣爭競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為亂群之帥是知道喪言隱方督是非

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注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疏天下莫不自以為是以彼為非彼亦與汝為非自以為是故各用己是是彼非各

用己非非彼是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注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无是无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无是无非也

欲明无是无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

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无非非是則无是

疏世皆以他為非用己為是今欲翻非作是翻是作非者无過還用彼我反覆相明

反覆相明則所非者非非則无非所是者非是則无是无是則无非故知是非皆虛妄耳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注物皆自是故无非是物皆相彼故无非彼无非彼則天下无是矣无非是則天下无彼矣无彼无是所以玄同也

疏注曰物皆自是故无非是物皆相彼故无非彼无非彼也則天下无是矣无非是也則天下无彼矣无彼无是所以玄同此

注理盡无勞別釋

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

疏自為彼所彼此則不自見自知己為是便則知之物之有偏也例皆如是若審能見他見自故无是非也

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二十一

注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

疏夫彼對於此是待於非文家之大體也今言彼出於是者言約理微舉彼角勢也欲示舉彼明此舉是明非也而彼此是非相因而有推求分析即體皆空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注夫死生之變猶春夏秋冬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

則无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无死矣无生无死无可无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

疏方方將也言彼此是非无異生死之說

也夫生死交謝由寒暑之遞遷而生者以生為生死者將生為死亦如是者以是為是而非者以是為非故知因是而非因非而是因非而是則无是矣因是而非則无非矣是以无是无非无生无死无可无不

可何彼此之論乎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注夫懷豁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途而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无所奪故也

疏天自然也聖人達悟不由是得非直置

虛凝照以自然之智只因此是非而得無非無是終不奪有而別證無

是亦彼也

注我亦為彼所彼

彼亦是也

注彼亦自以為是

疏我自以為是亦為彼之所非我以彼為非而彼亦以自為是也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注此亦自是而非彼彼亦自是而非此此與彼各有一是一非於體中也

疏此既自是彼亦自是此既非彼彼亦非此故各有一是一各有一非也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注今欲謂彼為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為是而是復為彼所彼故復是有無未果定也

疏夫彼此是非相待而立反覆推討舉體浮虛自以為是此則不無為彼所彼此則不有有無彼此未可決定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注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

疏偶對也樞要也體夫彼此俱空是非兩幻凝神獨見而無對於天下者可謂會其玄極得道樞要也前則假問有無待奪不定此則重明彼此當體自空前淺後深所以爲次也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注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爲環而得其中者無是非也無是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疏夫絕待獨化道之本始爲學之要故謂之樞環者假有二竅中者真空一道環中空矣以明無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也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注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疏夫物莫不自是故是亦一無窮莫不相非故非亦一無窮唯彼我兩忘是非雙遣

而得環中之道者故能大順蒼生乘之遊也

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疏指手指也馬戲籌也喻比也言人是非各執彼我異情故用已指比他指即用他指爲非指復將他指比汝指汝指於他指覆爲非指矣指義既爾馬亦如之所以諸法之中獨舉指者欲明近取諸身切要無過於指遠託諸物勝負莫先於馬故舉二事以況是非

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注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爲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復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爲非指矣此亦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

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彼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殺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非非也

疏天地雖大一指可以蔽之萬物雖多一馬可以理盡何以知其然邪今以彼我是非反覆相喻則所是者非是所非者非非故知二儀萬物無是非非者也

可乎可
注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乎不可

注不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

疏夫理無是非而物有違順故順其意者則謂之可乖其情者則謂之不可違順既空故知不可皆妄也
道行之而成

注無不成也

疏大道曠蕩亭毒含靈周行萬物無不成就故在可成於可而不當於可在不可成不可亦不當於不可也物謂之而然

注無不然也

疏物情顛倒不達違從虛計是非妄為然不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疏心境兩空物我雙幻於何而有然法遂執為然於何不然為不然也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注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

疏物情執滯觸境皆迷必固為有然必固謂有可豈知可則不可然則不然耶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疏群品云云各私所見皆然其所然可其所可二十六

故為是舉廷與楹屬與西施恢恠悖怪道通為一

注夫廷橫而楹縱屬醜而西施好所謂齊

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恢恠悖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理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為一也

疏為是義故略舉八事以破之廷屋梁也楹舍柱也屬病醜人也西施吳王美姬也

恢者寬大之名恠者奇變之稱悖者矯詐之心怪者妖異之物夫縱橫美惡物見所以萬殊恢悖奇異世情用之為傾側故有是非不可迷執其分今以玄道觀之本來無二是以妍醜之狀萬殊自得之情惟一故曰道通為一也

其分也成也

注夫物或此以為散而彼以為成疏夫物或於此為散於彼為成欲明聚散無恒不可定執此則於不二之理更舉論端者也二十七

成也毀也

注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疏或於此為成於彼為毀物之涉用有此不同則散毛成穗伐木為舍等也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注夫成毀者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無成與毀猶無是與非也

疏夫成毀是非生於偏滯者也既成毀不定是非無主故無成毀通而一之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

疏寓寄也庸用也唯當達道之夫凝神玄鑿故能去彼二偏通而為一為是義故成功不處用而忘用寄用群才也

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注夫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

疏夫有夫至功而推功於物馳馭億兆而寄用群才者其惟聖人乎是以應感無心靈通不滯可謂冥真體道得玄珠於赤水者也

通得而幾矣

注幾盡也至理盡於自得也疏幾盡也夫得者內不資於我外不資於物無思無為絕學絕待適爾而得蓋無所

由與理相應故能盡妙也

因是已

注達者因而而不作

疏夫達道之士無作無心故能因是非而非

無是非循彼我而無彼我我因循而已豈

措情哉

指二

二十八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注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

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

疏已而者仍前生後之辭也夫至人無心

有感斯應譬彼明鏡方茲虛谷因循萬物

影響蒼生不知所以然不知所以應豈有

情於臧否而係於利害者乎以法因人可

謂自然之道也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

疏夫玄道妙一常湛以然非由心智謀度

而後不二而愚者勞役神明邂逅言辯而

求一者與彼不一無一異矣不足類也不

知至理理自混同豈俟措心方稱不二耶

謂之朝三

疏比起譬也

何謂朝三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

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

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

注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

為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

同衆狙之感因所好而自是也

疏此解譬也狙獼猴也賦付與也茅橡子

也似栗而小也列子曰宋有養狙老翁善

解其意戲狙曰吾與汝茅朝三而暮四足

乎衆狙皆起而怒又曰我與汝朝四而暮

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焉朝三暮四朝四

暮三其於七數並皆是一名既不虧實亦

無損而一喜一怒為用愚迷此亦同其所

好自以為是亦猶勞役心慮辯飾言詞混

同萬物以為其一因以為一者亦何異衆

狙之感耶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

注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

疏天均者自然均平之理也夫達道聖人

虛懷不執故能和是於無是同非於無非

所以息智乎均平之鄉休心乎自然之境

也

是之謂兩行

注任天下之是非

疏不離是非而得無是非故謂之兩行

指二

三十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